

道教三经合璧

- 冲虚经——列子
- 南华经——庄子
- 道德经——老子



浙江古籍出版社

道教三经合璧

慕容真 点校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萧山东湘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萧山市)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5 插页2 字数300千 印数1—20000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18-138-1/B·4 定 价：5.60元

点校前言

《道德经》、《南华经》、《冲虚经》，即《老子》、《庄子》、《列子》，本为先秦道家的三部哲学著作，后被奉为道教的三大经典。

道教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宗教，始创于东汉晚期，其渊源为古代的巫术和秦汉的神仙方术，却自称出于先秦道家老子，并把道家之「道」神学化，视为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又神化老子，尊其为教主，奉其所著《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其书以「道」为最高范畴，认为万物生于「道」而又复归于「道」，「道」则永恒长存。宣扬虚无为本，崇尚自然无为，对后世影响极大。《南华经》为庄子及其后学所著，继承发展老子之说，认为「道」是「虚无」的实体，能生成万物。强调「道」无所不在，带有泛神论色彩。又倡言「万物一齐」，把事物的相对性加以绝对化。宣扬逍遥自然，游心物外，进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其文汪洋恣肆，想象丰富，说理玄妙，并多采用寓言故事形式，极富文学趣味。《冲虚经》相传为战国列御寇所著，今本据张湛序称，为西晋末年采集各本而成，后人疑为魏晋人托名之作。其言以虚静无为为宗，旨归同于老庄，而杂有佛教思想，书中亦多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

今将三经汇为一编，并取魏王弼、晋郭象、张湛三家权威性的注释，附原文而行。经文断句有歧说者，原则上从三家之注；异文而又可兼通者，亦多参其注而定。

《道德经》以明华亭张之象本为底本，《南华经》、《冲虚经》均以明世德堂本为底本。底本间有讹误衍夺，则据他本校正，为省篇幅，校记从略。凡据他本校补之处，则加方括号标出。点校疏失，知所难免，祈望读者指正。

慕容真 一九九〇年盛夏于杭州

目次

老子道德经

上篇（一至三十七章）	三
下篇（三十八至八十一章）	二五

庄子南华经

内篇

逍遥游第一	五四
齐物论第二	六三
养生主第三	八二
人间世第四	八六
德充符第五	一〇〇
大宗师第六	一一〇

应帝王第七

.....一二七

外篇

骈拇第八

.....一三二

马蹄第九

.....一三八

胠篋第十

.....一四一

在宥第十一

.....一四七

天地第十二

.....一五八

天道第十三

.....一七一

天运第十四

.....一八〇

刻意第十五

.....一九〇

缮性第十六

.....一九三

秋水第十七

.....一九七

至乐第十八

.....二〇九

达生第十九

.....二一四

山木第二十

.....二二二

田子方第二十一

.....二三〇

知北游第二十二 二三八

杂 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二四九

徐无鬼第二十四 二五九

则阳第二十五 二七二

外物第二十六 二八三

寓言第二十七 二八九

让王第二十八 二九四

盗跖第二十九 三〇二

说剑第三十 三一〇

渔父第三十一 三一三

列御寇第三十二 三一八

天下第三十三 三二五

列子冲虚经

天瑞第一 三三八

黄帝第二	三五四
周穆王第三	三七五
仲尼第四	三八五
汤问第五	四〇一
力命第六	四一九
杨朱第七	四三〇
说符第八	四四三

老子道德经

老子道德经上篇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妙者，微之极也。万物始于微而后成，始于无而后生。故常无欲空虚，可以观其始物之妙。常有欲，以观其微。微，归终也。凡有之为利，必以无为本；欲之所本，适道而后济。故常有欲，可以观其终物之微也。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两者，始与母也。同出者，同出于玄也。异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则谓之始，在终则谓之母。玄者，冥也，默然无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名曰玄。而言谓之玄者，取于不可得而谓之然也。谓之然，则不可以定乎一玄而已。则是名则失之远矣。故曰玄之又玄也。众妙皆从同而出，故曰众妙之门也。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美者，人心之所进乐也。恶者，人心之所恶疾也。美恶，犹喜怒也；善不善，犹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门，故不可得而偏举也。此六者，皆陈自然，不可偏举之明数也。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自然已足，为则败也。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智慧自备，为则伪也。功成而弗居。因物而用，功自彼成，故不居也。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使功在己，则功不可久也。

三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贤，犹能也。尚者，嘉之名也。贵者，隆之称也。唯能是任，尚也曷为？唯用是施，贵之何为？尚贤显名，荣过其任，为而常校能相射。贵货过用，贪者竞趣，穿窬探篋，没命而盗。故可欲不见，则心无所乱也。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心怀智而腹怀食，虚有智而实无知也。弱其志，强其骨。骨无知以干，志生事以乱。常使民无知无欲，守其真也。使夫智者不敢为也。智者，谓知为

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四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夫执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执一国之量者，不能成国；穷力举重，不能为用。故人虽知万物治也，治而不以二仪之道，则不能贍也。地虽形魄，不法于天则不能全其宁；天虽精象，不法于道则不能保其精。冲而用之，用乃不能穷。满以造实，实来则溢。故冲而用之又复不盈，其为无穷亦已极矣。形虽大，不能累其体；事虽殷，不能充其量。万物舍此而求主，主其安在乎？不亦渊兮似万物之宗乎？锐挫而无损，纷解而不劳，和光而不污其体，同尘而不渝其真，不亦湛兮似或存乎？地守其形，德不能过其载；天惟其象，德不能过其覆。天地莫能及之，不亦似帝之先乎？帝，天帝也。

五章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为。造立施化，则物失其真；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则不足以备载。天地不为刍生刍，而刍食刍；不为人生狗，而人食狗。无为于万物而万物各适其所用，则莫不贍矣。若慧由己

树，未足任也。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刍狗也。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橐，排橐也。籥，乐籥也。橐籥之中空洞，无情无为，故虚而不得穷屈，动而不可竭尽也。天地之中，荡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穷，犹若橐籥也。**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愈为之，则愈失之矣。物忤其恶，事错其言，不济不言不理，必穷之数也。橐籥而守数中，则无穷尽。弃己任物，则莫不理。若橐籥有意于为声也，则不足以共吹者之求也。

六章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谷神，谷中央无者也。无形无影，无逆无违，处卑不动，守静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见其形，此至物也。处卑而不可得名，故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门，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与极同体，故谓之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则不见其形；欲言亡邪，万物以之生。故绵绵若存也。无物不成用而不劳也，故曰用而不勤也。

七章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自生则与物争，不自生则物归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无私者，

无为于身也。身先身存，故曰能成其私也。

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人恶卑也。故几于道。道无水有，故曰几也。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言人皆应于治道也。

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谓不失德也。既不失其德，又盈之，势必倾危。故不如其已者，谓乃更不如无德无功者也。揣而锐之，不可长保。既揣末令尖，又锐之令利，势必摧衄，故不可长保也。金玉满堂，莫之能守。不若其已。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不可长保也。功遂身退，天之道。四时更运，功成则移。

十章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载，犹处也。营魄，人之常居处也。一，人之真也。言人能处常居之宅，

抱一清神能常无离乎？则万物自宾也。专气致柔，能婴儿乎？专，任也。致，极也。言任自然之气，致至柔之和，能若婴儿之无所欲乎？则物全而性得矣。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玄，物之极也。言能涤除邪饰，至于极览，能不以物介其明，疵之其神乎？则终与玄同也。爱民治国，能无知乎？任术以求成，运数以求匿者，智也。玄览无疵，犹绝圣也。治国无以智，犹弃智也。能无以智乎？则民不辟而国治之也。天门开阖，能无雌乎？天门，谓天下之所由从也。开阖，治乱之际也。或开或阖，经通于天下，故曰天门开阖也。雌应而不倡，因而不为。言天门开阖，能为雌乎？则物自宾而处自安矣。明白四达，能无为乎？言至明四达，无迷无惑，能无以为乎？则物化矣。所谓道常无为，侯王若能守，则万物自化。生之，不塞其原也。畜之，不禁其性也。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不塞其原，则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则物自济，何为之恃？物自长足，不吾宰成，有德无主，非玄而何？凡言玄德，皆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

十一章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毂所以能统三十辐者，无也。以其无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寡统众也。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利，无之以用。木、埴、埴，所以成三者，而皆以无为用也。言无者，有之所以为利，

皆赖无以为用也。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爽，差失也。失口之用，故谓之爽。夫耳、目、口、心，皆顺其性也。不以顺性命，反以伤自然，故曰盲、聋、爽、狂也。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难得之货塞人正路，故令人行妨也。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为腹者以物养己，为目者以物役己，故圣人不为目也。

十三章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宠必有辱，荣必有患。宠辱等，荣患同也。为下得宠辱荣患若惊，则不足以乱天下也。何谓贵大患若身？大患，荣宠之属也。生之厚必入死之地，故谓之大患也。人迷之于荣宠，返之于身，故曰大患若身也。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由有其身也。及吾无身，归之自然也。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无以易其身，故曰贵也。如此乃可以托天下也。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无物可以损其身，故曰爱也，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不以宠辱荣患损益其身，然